

樂

書

八

樂記

雜記

大記

祭義

祭統

樂記

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文久而滅節奏久而絕故商非全五帝之聲齊非全三代之聲特其遺聲而已文之五聲謂之聲播之八音謂之音歌也者詠聲以諧音者也故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勇以行之故也明乎齊之音者見利

而遜義以守之故也勇者正直之德義者剛克之德歌者直己而陳德者也非歌孰能保此勿失乎周人兼用六代之樂而正考甫得商頌於周之太師得非五帝之遺聲乎周之禮樂盡在於魯而魯太師擊磬齊得非三代之遺聲乎遺聲與記所謂遺味遺音是遺異與傳所謂遺直遺愛之遺同子贛達於政非不能臨事而屢斷也累於貨殖未必能見利而遜也然則子贛所宜歌亦可知矣其曰商之遺聲疑衍文歟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如鑄鑿繫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性術之變發諸聲音爲歌形諸動靜爲舞歌咏其

聲則終始有倫先王登之於堂所以貴人聲也舞動
其容則曲肅有節先王降之於庭所以勸歡心也蓋
永言之歌上則揚之如抗下則垂之如隊曲則屈之
如折止則立如槁木倨則折還中矩句則回旋中鈞
纍纍乎端如貫珠則繹如以成矣是歌之爲言長
言之也長言之不足其聲不能無嗟其氣不能無歎
嗟歎之不足則手之所舞足之所蹈發於天機自動
亦孰知其所以然而然哉經曰凡音由人心生也感
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
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是散出於聲音
文采而爲樂之始舞見於干戚羽旄而爲樂之成故
孔子論舜之樂而曰韶舞周頌序文王之樂而曰象
舞然則舞豈不爲樂之成歟故記樂者至舞而終焉

周官樂師以六舞教國子而終於人舞豈亦記樂者
之意歟此與詩序先手舞後足蹈孟子先足蹈後手
舞者自情動於中形於外言之則始而有終故手舞
先足蹈自樂之惡可已言之則終而復始故足蹈先
手舞觀仲尼問人或詠舞於雪崇或弦歌於武成或
執干而舞或正坐而弦或援琴而成聲或登木而託
音其所問及樂者子貢云已豈子貢達於詩仲尼嘗
悅而進之歟然子貢知問而不知樂子貢知樂而不
能正知而忘之者其回也歟子貢問樂有其目而忘
其辭不過若詩之南陔出亦立書之書樂飲汨作周禮之
司律司空以論語之問于知道皆關之爾學者置而勿
論可也

父有服官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父生我者也尊而不親故父有服官中子不得與於聞樂况舉樂乎母鞠我者也親而不尊故母有服不得以舉樂雖聲聞焉可也妻齊我者也節體而已故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雖不於其側舉之可也是人子有服於母其情殺於父而於妻又殺於母也樂不止於琴瑟而琴瑟特常御者而已曲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大功之親有服其將至則為有故矣雖辟琴瑟可也未至則不必辟琴瑟矣小功之親有服雖不至絕樂其將至又可知矣雖然小功至不絕樂若夫於已育小功之喪議而及樂又禮之所棄也古者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謂之官中子是與父同宮者也異宮之子雖與於樂不亦可乎

君於鄉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

諸侯五月而葬同等至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外姻至是月而卒哭君之喪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君於鄉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則比殯可知矣為士比殯不舉樂則比葬比卒哭可知矣王制言三日而殯合大夫士庶言之豈先王之意哉

大記

病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

古者父母有疾琴瑟不御笑不至矧剛 君大夫士之制天子

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君與大夫雖尊卑不同其徹樂縣一也士不徹縣而去琴瑟豈未命之士歟曲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然則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豈有故然與

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首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爲踰月則其善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孔子以爲加於人一等矣蓋朝祥暮歌者於禮爲不及故必踰月然後善禫縣而不樂者於禮爲過故不謂之知禮特謂加於人一等而已故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然則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非樂當作之時也祥而踰月禫而徙月樂作之時也祥禫而樂作豈先王因人情而爲之節文邪

祭義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禫有樂而嘗無樂

春爲陽中萬物以生故禫於春以象陽義是以有樂焉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嘗於秋以象陰義是以無樂焉先王之於祖宗迎來則樂作情在於樂也送往則樂闕情在於哀也舜之作樂祖考來格周之作樂先祖是聽樂以迎來如此則送往可知矣蓋一陰一陽天之道也一哀一樂人之情也君子合諸天道豈他求哉死吾情而已矣此主祭祀而言故禫有樂而嘗無樂郊特牲兼饗食而言故鄉食禫有樂而食嘗無樂

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哀已至必哀

君子之於親生事之以禮

故事之之日喜與懼半所

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

則以喜一則以懼是也死

祭之以禮故祭之之日亦與事之所謂饗之也樂也
至必哀是也已至必哀原其始也哀以送往也終也

祭統

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及其將齊也防
其和物訖其嗜欲耳不聽示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
散其志也

祭祀之齊君子所以致精明之德心不苟慮必依於
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夫然後可以交神明矣其
將齊也不敢聽樂以散其志况已齊者乎周官膳夫
王以樂侑食而齊則不樂者此其意歟然此祭祀之
齊非心齊也心齊則聖人以神明其德是已彼其哀
樂欲惡將簡之而弗得尚何物之能累哉雖然知致
一於祭祀之齊則其於心齊也庶幾焉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摠干率其羣
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
也與竟內樂之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
內樂之之義也

尸所以象神而皇尸則君而尊之者也故尸在廟門
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
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天子諸侯之於尸非特備禮物
以薦之抑又就舞位以樂之蓋廟中在天子則天下
之象也在諸侯則境內之象也故天子之祭冕而摠
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非徒樂之所以與天下樂之
也諸侯之祭亦與境內樂之而
已天子與以天下諸侯樂以境內孰謂獨樂勝於與
人與少勝於與血氣哉故記曰樂之施於金石為於

聲音用於宗廟則此所以與民同也若夫所以與人
異則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材樂而無形幽昏而無聲
載道而與之俱矣古者人君之於廟享藉則親耕在
則親殺酒則親獻尸則親迎然則樂則親舞不爲道
矣此言皇尸以道名之詩言公尸以德名之

樂書卷第三十

禮記訓義

祭統

經解

仲尼燕居

祭統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禋，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君子之祭也，必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禮莫大於祭祀，祭祀莫重於三道。故禘所以降其神，歌所以咏其聲，舞所以動其容。獻之屬有九，而莫重於禘。是以降神者為重，凡獻，卿大夫及羣有司皆其輕者也。聲莫重於升歌，是以貴人聲者為重，凡見於下管、象、武之器皆其輕者也。舞莫重於武宿夜，是以當時者為重，凡見於前代者皆其輕者也。凡此周道為然。若夫夏商之禮，則獻不必重，禘聲不必重，升歌舞不必重，武宿夜矣。祭之有是假諸物而在外者，也。君子之志資諸已而在內者也。德盛者其志重，德薄者其志輕。志重於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重？邪？志輕於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輕？邪？聖人之祭，必假三重以增其志，故其祭也必身自盡，以明重。然後奉之以禮而薦諸皇尸，則三重之道得矣。苟輕其志，以獻於外，之重雖聖人弗能得也。况下是者乎？祭有三重，則周之所獨，天下有三重，則夏商所同。言周道又言聖人之道，言三道又言三重者，禮樂之貴大備於周，而

聖人之道亦不過禮樂而已。知此禮樂之情者能作，所以謂之聖也。然禮樂之道成於二，謂之二道自由而行者言之謂之三，意自時所尚者言之。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禮以祭祀為先，樂以歌舞為備。郊社天子外祭之重者，大嘗禘天子內祭之重者。天子秋嘗以享先王，謂之大嘗夏禘以享先王，謂之大禘。則諸侯嘗禘不得謂之大矣。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雖祭祀以之可也。

也。清廟頌文王清明之德，歌於堂上以示之。維清奏文王家舞之事，管於堂下以示之。大武武王之樂也。

朱干玉戚以舞之，所以象征誅大夏，效禹之樂也。八佾以舞之，所以象揖遜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樂也。

歌舞以之可也。大嘗禘用天子禮樂如此，則郊社可知矣。周公封於魯而不之魯，魯之子孫纂之，于今不廢用之。周公廟足以明周公之德，用之魯，公廟雖欲尊魯以重其國，未免為僭矣。孔子曰：我觀魯之郊禘，其禮也。周公其衰矣。夫記言升歌清廟者，四仲尼燕居主於饗賓，文王世子祭統明堂位主於祭祀，何也？

子曰：天得一以清，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樂記曰：清明象天，則清者天德也。莊子曰：不明於天者不純，德又曰：不雜則清，文王之德之純清矣，而不雜則

之德文之德也。禮也。賓也。主也。祭也。祀也。敬也。恭則不侮，而
而立。賓以象天，所以祭之也。敬則不慢，神而對越。天所以敬之也。荀姆曰：歌清盡以清，盡之聲。歌清，清
之詩用之。大饗則天其賓用之。祭祀則天其神，恭敬之至也。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達，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文失思，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達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大矣。必易廣博易良而不奢，深於樂教者也。大禮必簡恭儉莊敬而不煩，深於禮教者也。然奢者樂之失煩者，禮之失極其深也。其失則禮樂之教常興而不廢，然則入其國，其教有不知之耶？荀姆曰：琴婦好琴，易良然，爲良樂教也。豈特琴之一器而已哉？

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鳶衽之音。

天子之於天下，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言而履之，無非禮也。行而樂之，無非樂也。蓋仁入而爲聖，聖之禮也。

而爲義，賢德也。天子在朝廷之上，由仁聖禮義之序，而爲義，賢德也。天子在朝廷之上，由仁聖禮義之序，而爲義，賢德也。天子在朝廷之上，由仁聖禮義之序，而爲義，賢德也。

升車於道有鷩和之音誰子身結不與入也
師之整樂儀行以肆夏趨
鐘鼓為節則環拜仰環而
之音矣二者皆以鍾鼓為節
孰不以鍾鼓為節哉

仲尼燕居

樂得其節

禮樂之於天下未嘗不相為終始
樂得其節然後禮得其節
政事得其節然後禮得其節
未嘗不與政通也政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禮
以知政舍君子何以哉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

焉者知此矣雖在缺畝之中事之聖人已
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與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
象武百官序與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
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亦焉中采齊宮出以
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禮矣入門而金柝三
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
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大饗之禮兩國之君相見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
相示而已揖遜而入門禮也入門而縣與樂也揖
而升堂禮也升堂而樂闋樂也下管象武百官序
樂也陳其薦俎備其百官禮也語曰人而不仁
所入而不仁如樂何是禮見於揖遜而

為仁之

禮者必樂之以樂樂以樂者必節之以禮節明乎此
而後君子知仁焉至於行中規還中矩則饗禮之末
儀也和齊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則饗樂之末
節也言無物而不在禮則樂可知矣德成而上故升
歌於堂上事成而下故管象於堂下金於四時爲秋
秋於天爲是在五行爲義義於德爲和是者情之闕
和者情之利故入門而金作所以示情也禮器曰內
金示和也又曰金次之見情也亦此意歟今六禮有
吉凶軍賓嘉之五者合大饗之四而九焉先儒以金
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武爲大饗有四於義豈然觀
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讎一拜之亡中而兩國爲之暴
骨是無他禮廢樂壞無以示之故也然則諸侯相見
之禮得用王者清廟象武之樂何邪曰諸侯具王者
之禮而微者也斯須之饗用王者之采不亦可乎傳
曰禮盛可久禮衰可去此也是篇始之聖人終之君子
者聖人作禮樂者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子張
子貢言禮之於禮樂蓋未能豫是故仲尼縱言及此
欲其由述者之明以及乎作者之聖而後止荀卿曰
樂止諸至足曰聖然則聖人誨人不倦之意於此見
矣書曰羽賦夏翟詩曰左手執籥右手東翟周官有
羽籥之舞言籥則知夏之爲翟矣翟雉五色備爲夏
言夏籥與則羽籥之舞以序而與所謂與羽籥是
也以夏籥爲籥謂籥之文舞則武爲干戚之武舞矣先
武舞後文舞者周家以武勝敵以文守成之序也

禮記訓義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仲尼燕居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
禮煩則亂非所以爲理也樂勝則流非所以爲節也
故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循理而動無動
而非中也應節而非和也故曰君子無理
不動無節不作一動一作而禮樂存焉顧豈小人所
能與哉蓋詩出於人情禮緣人情而爲之節文則興
於詩者未有不及於禮故不能詩於禮必失之無序
能無謬乎樂不徒作必有禮焉知樂者未有不幾
禮故不能樂於禮必失之無文能無紊乎人而無

以爲禮則道以德者未有不齊以禮故薄於德
一必失之無實能無虛乎人之於詩樂有能有不
六於德則足乎已無待於外非有能有不能也特
者厚薄而已

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
小問變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
小樂謂之素達於樂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
一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樂之於天下瞽之度數莫不有制度求之情文莫不
有文爲制度文爲雖同出於樂要其所以制度文爲
實在禮焉推而行之其不在人乎由是觀之凡禮樂
之道未嘗不相爲表裏一人而兼禮樂者其古有德之
成人歟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蓋達於

禮不達於樂是直有質而無文以飾之也君子謂之
素達於樂不達於禮是失之沈湎而無禮以正之也
君子謂之偏變雖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不知制度
文爲也謂之偏可矣謂之窮可與觀變教習子以直
寬剛簡之德達之以溫柔戒之以無虐無傲則以樂
禮教和亦不過如此是變因非不知禮也特禮不勝
樂而已彼其於樂雖粗而偏然以名論實亦未免爲
滯古不知合變之人也子貢以爲窮惡可哉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
節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鋪几筵升降酌獻
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與羽籥作鍾鼓
象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
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
服躡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子張問政孔子對之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
以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身立則政立故也蓋備身之
道以踐言爲始而和行終之言而履之是能踐言者
也非禮而何行而樂之是能和行者也非樂而何在
易上乾下兌而於卦爲履君子踐言以爲禮也苟力
此不怠南面而立則諸侯朝萬物服躡而百官莫敢
不承事矣夫是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樂記曰揖讓而
天下治禮樂之謂也如此而已孰謂鋪几筵升降酌
獻酬酢然後謂之禮行綴兆與羽籥作鍾鼓然後謂
之樂乎樂記曰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
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薦豆以升
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由此觀之子張

以鐘凡筵之類爲禮作鐘鼓之類爲樂未竟乎此
末節論之也子張能莊不能同而難由並爲之是蔽
於末而不知本者也故孔子曰其問也而語及是者
發其由末探本故也

孔子閒居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勛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旣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

卷六十一

三

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旣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躰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二無旣略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躰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旣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旣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旣起無體之禮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歡者喜也樂之所由生也孝者順也禮者節也
君子之於禮樂豈他求哉不過舉斯心指諸彼而已
然則不達禮樂之原惡足爲民父母乎蓋凱弟於
君子之德性而禮樂皆得斯謂之有德矣然達於禮
而不達於樂君子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君子
謂之偏爲其不達禮樂之原故也苟達禮樂之原則
致之至行二無以橫於天下無自不可矣志之所至
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
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此之謂五至無聲之樂無躬之
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二無致五至而至於志氣塞乎
天地不亦大乎行二無而至於施及四海施于孫子
不亦遠乎乎夏可與言詩至於門人事洒掃應對進
退之末是雖達詩人之意未必達禮樂之原也故孔
子因其所問而告之以致五至行二無反覆以詩明
之蓋所以長其善救其失也然言五至禮必先樂言
三無樂必先禮何也曰五至爲粗矣致之必自此以
至妙故先乎禮二無爲妙矣行之必自此以之粗故
先乎樂

禮記訓義

中庸

喪服四制

投壺

儒行

中庸

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亦不敢作禮樂焉

聖人之大寶曰位天下之至善曰德位時德而後興德資位而後寂雖外有尊位苟內無盛德以居之雖內有盛德苟外無尊位以行之皆非所謂行爲聖人貴爲天子也況敢作禮樂乎蓋德者徂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唐虞之著周家之備是無也德位兼隆而已仲尼非無盛德也於禮則執而不敢制於樂則正而不敢作無尊位故也周公非有尊位也制禮作樂須度量而天下大服攝政故也由是觀之位有餘於德德有餘於位者如之何敢作禮樂哉

喪服四制

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唯者應而對而對不止於唯對者答而言而言不止於對言則直述而不議而議不止於言議則論說而不及樂而樂不止於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夕故唯而不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故對而不言大功之哭三曲而偯故言而不議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故議而不及樂言之於聲音言語如此夫豈僞爲哉凡稱

喪服四制論五服之

喪正與此同特總小功之喪其序與此異者此以隆殺為序故小功先於總喪服四制以輕重為序故總先於小功

投壺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由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其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其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其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間次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請賓曰順投為入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

卷六十五

二

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豸首間若一大師口諾

吉者投壺之禮大致與射相為表裏故鄉射之禮命大師奏騶虞間若一投壺之禮命弦者曰請奏豸首亦間若一以投壺射之細故也大射樂正命大師奏豸首蓋豸之為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焉投壺者必奠而後發亦猶是也豸首之詩無所經見唯逸詩有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豸豸首之詩邪檀弓曰豸首之班兮執女手之卷兮豸首之歌邪豸首之於射樂御而射以禮則投壺之義亦如之

觀鄉射

命弦者何瑟之工也觀大師掌六

搏不同以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則知
指以豕豕首必計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也命之曰
秦豕首間若一大師曰諾其節比於樂也命酌者曰
諾其容比於禮也噫君子之於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如此後世有驍壺之樂亦本於是歟

鼓

○□○○□□○○□○○□半○○□○○□○○□
○○○魯鼓○○□○○○○□○○○○□○○○
○○□○○半○○□○○○○□○○○薛鼓取半以下為投
壺禮盡用之為射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當樂
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當樂○□○○○○□○○○半○
○○○○○○○○○○○○○○○○○○○○○○○○○○○○○○
○○○○○○○○○○○○○○○○○○○○○○○○○○○○○○

少儀曰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
亦如之是投壺之禮大致與射禮無異者特繁簡不
同爾以魯薛鼓節論之圓者擊鼗方者擊鼓取半以
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則知其事矣魯
薛所令之辭所制之鼓雖見於經其詳不可得而知
也觀春秋之時齊魯之君蓋嘗講此中行穆子相之
晉侯先穆子曰古酒如准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講
侯師中之齊侯與半矢曰有酒如澗有肉如陵寡人中
此與君代興古人以此行燕禮為會同之主於其中
言以下興衰其重投壺之禮如此則魯薛之詳亦不
是過也

節者仁之貌也歌樂者仁之和也

周官掌禮樂以春官禮樂賓仁以立也大饗之禮
其禮樂繼之君子知仁焉禮樂待仁以行也孔子曰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是仁為禮樂之
本禮樂為仁之文也有禮斯有節有歌斯有樂樂記
曰合情節貌禮樂之事也禮節所以飾貌故為仁之
貌歌樂所以合情故為仁之和貌外也禮自外作故
也和內也樂由中出故也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
為成人矣儒行之論儒者十五而以仁與禮樂終焉
則成人之道盡於此矣孔子未嘗與門人以仁與禮
樂所與特顏子一人而已然則顏子之去聖人其出
入亦不素矣莊周謂回忘仁義禮樂豈其然哉合之
則禮樂比日本於仁離之則仁近於樂義近於禮矣

子以孝悌為仁之本孟子以事親為仁之實從兄愛
義之實其致一也

禮記訓義

鄉飲酒義

射義

聘義

鄉飲酒義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鄉飲酒之禮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後瑟乃降所謂工入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也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一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士則不拜受爵祭飲若有脯醢不祭大師則為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遂所

大司馬

謂主人獻之之禮也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衆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不立飲不拜既爵升受主人爵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辨有脯醢不祭亦主人獻之之禮也乃間歌也麗笙由東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謂間歌三終也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所謂合樂三終也工亦司正樂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所謂工告樂備遂出也作相為司正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所謂一人揚觶乃立司正也由此觀之歌者在上下故升歌堂上匏竹在下故笙入堂下間歌則笙歌間作與升歌異

矣合樂則聲音並矣又不特歌而已然此且三致也
主於詩篇亦樂成於三以反爲文之意也孔子謂
太師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繼之純如也皦如
也繹如也以成豈非樂成於三之意歟然樂勝則濟
必有禮以節之故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皆繼之
以主人獻之者以禮節樂於其始也間歌三終合樂
三終必繼之一人揚觶乃立司正者以禮節樂於其
終也鄉飲酒之禮作樂以行禮由禮以節樂則賓主
之情斯和樂而不流矣以儀禮考之鄉飲酒之禮凡
言洗觶實觶奠觶執觶皆責之司正則揚觶者不過
一人而已荀卿以二人言之豈感於射義公罔之表
序點二人揚觶而遂誤歟

射義

射者進退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
以發慮爲節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
以采芣爲節節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
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
節諸侯以時會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
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
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
觀盛德也

古者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內志正外體直
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故周官樂師凡射以騶
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
芣爲節射人以射法治射儀三以六耦射三侯三鵠

三容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
樂以狸首七節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
樂以采蘋五節士以三耦射彘侯一獲一容樂以采
芣五節自天子達於士名位不同節亦異數蓋所以
定志而明分也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
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而國安矣其有
不可以觀盛德乎易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是艮者物之終始也射者人之終始也終始推一時
乃日新其於觀盛德也何有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
侯奏狸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王道成於騶虞
則王奏之可也大夫妻能循法度於采蘋則大夫奏
之可也至於采芣夫夫人不失職之詩而士奏之可乎
曰王制天子元士視附庸之君其用諸侯夫人之詩
亦在所可也蓋士則事人爵之尤卑者也卑者不嫌
於抗尊故先王制禮多推而進之是以齊冠不嫌於
同諸侯齊車不嫌於同大夫况射節乎不言卿孤則
以射人見之矣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
也因而節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
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
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体比於禮其節
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体不比於禮其節不
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
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
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
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習禮

以四正且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古者男子生用桑弧蓬矢文以射天地四方所以示男子之有事也天子為是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必先察其有志於其所事然後因飾以禮樂焉蓋禮樂皆得謂之有德飾之以禮樂則德行立亦可以為成人矣然則行同能耦者可不以是別之乎古者以禮射則張侯而主之以德以力射則張侯而主之以獲故天子大射謂之射侯射中則得為諸侯而與祭不中則不得為諸侯而不與祭與祭者君有慶而益地不與祭者君有責而削地則射雖於德行為末而諸

侯習禮樂實在焉豈非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哉書大傳稱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其適也有衣服弓矢秬鬯虎賁之具其不適也有絀罰之罰蓋亦表裏於此矣儀禮鄉射合樂入射不合樂者鄉射屬國民欲以同其意大射擇士與祭欲以嚴其事故也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

畫謂之正棲皮謂之鵠鵠之為物遠舉而難中射以及遠中鵠為善故正鵠欲其不失所以為賢也射者何以射為不主皮而射也何以聽循聲節之聲而發也郊特牲曰射之以燕也知節而止蓋不主皮而

